

學 生 國 學 叢 書

唐敬果選註

列子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學 生 國 學 叢 書

列

編輯主幹

王 岫 廬
朱 經 農

子

選註者 唐敬杲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學生國學叢書編例

一、中學以上國文功課，重在課外閱讀，自力攻求，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。惟重篇巨帙，釋解紛繁，得失互見。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，貫散以成統，殊非時力所許。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。本館鑒此，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。

一、本叢書所收，均重要著作。略舉大凡：經部如詩、禮、春秋，史部如史、漢、五代，子部如莊、孟、荀、韓，並皆列入；文辭則上溯漢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詩歌則陶、謝、李、杜，均有單本，詞則多采五代、北宋，曲則擷取元、明，大家、傳奇、小說，亦選其英。

一、諸書選輯各篇，以足以表見其書，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學技術者爲準。其無關宏旨者，概從刪削。所選之篇類不省節，以免割裂之病。

一、諸書均爲分段落，作句讀，以便省覽。

一、諸書均有注釋。古籍異釋紛如，則采其較長者。注釋刊載每頁之末，按檢至便。

一、諸書較爲罕見之字，均注音切，並附注音字母，以便諷誦。

一、諸書卷首，均有新序，述作者生平，本書概要，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，不厭其詳。

一、編者識力有限，固陋在所難免。當世學人寵而教之，無不樂承。

叙

一 列子之人物

列子書，學者多疑其出後人僞作，更有並列子本身而疑之者，如高似孫緯略謂：『列子爲鴻濛雲將之流，並無其人。』其所持理由，謂列子之事實獨見於莊子，史記莊子傳謂：『畏累子、亢桑子之屬，皆空語無事實。』太史公不傳列子，莊子天下篇批評諸派學說，兼及老聃、關尹，而列子獨不在其列。然列子事實見於莊子者，有列禦寇、至樂、達生、讓王諸篇，如竟視爲寓言中虛擬之人物，則其稱道之頻數，不特在莊子全書中未見其例，且內篇逍遙遊論宋榮子，遂及於列子。宋榮子卽天下篇之宋鉞，亦屢見於荀子、韓非子，其爲實在人物可知；莊子既將列子與宋榮子相提並論，則所謂列子者，其非空言無事實之類，亦可知也。又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曰：『墨子貴兼，孔子貴公，皇子貴衷，田子貴均，列子貴虛，

料子貴別，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；『呂氏春秋亦有類此之論，道及列子，則列子之爲實在人物庸可疑耶？』

漢書藝文志道家載『列子八篇』，班固本注『名圉寇，先莊子，莊子稱之』。班固之記，蓋本於劉向書錄。向之言曰：『列子者，鄭人也，與鄭繆公同時，蓋有道者也，其學本於黃帝老子』。繆公當係繻公之誤，說符篇。

子列子窮，容貌有飢色，客有言之鄭子陽者……子陽令官遺之粟，子列子出見使者，再拜而辭……其卒，民果作難而殺子陽。

據史記鄭世家及六國年表，鄭殺其相駟子陽，在鄭繻公二十五年，即周安王之四年，即在孟子見梁惠王之前六十一年，莊子與孟子同時，可見列子之先於莊子也。

二 列子書之由來

列子書，劉向所校定者，凡八篇。向之言曰：

……而穆王、湯問二篇，迂誕恢詭，非君子之言也。至於力命篇，一推分命，楊朱子篇，惟貴放逸，二義乖背，不似一家之書；然各有所明，亦有可觀者。孝景皇帝時，貴黃老術，此書頗行於世；及後遺落，數在民間，未有傳者。

據向之言，則列子在景帝後，曾經一度散失；而劉氏父子，復好改纂古籍；則向之所錄，是否即爲景帝時所通行者，已爲疑問。而景帝時至春秋、戰國，年代隔遠，幾經喪亂，則景帝時所通行者，我人豈能復望其保持原書之面目而無失。又據張湛列子序：

及長，遭永嘉之亂，……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，及至江南，僅有存者。列子唯餘楊朱、說符、目錄三卷。比亂，正輿爲揚州刺史，先來過江，復在其家得四卷；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，參校有無，始得全備。

則湛之書，非復劉向輯錄之舊，亦可知也。按高似孫謂列子之文章事實，同於莊

子者有十七章之多。又周穆王篇大半摭取穆天子傳；其餘亦采自靈樞。天瑞篇氣形質三者由太易分化之一段，同於易緯乾鑿度；而力命篇管仲一段，則竟全錄史記管晏列傳。如此，則列子一書，其出後人之薈萃，可無疑義。惟其書是否全出魏晉人之託名僞作，學者間雖肆然同辭，然究不能視爲確實之定論。蓋我國古籍，大半有後人綴雜之迹，固不獨列子爲然，部分之疑僞終不能爲否定全部之證據。且劉向校錄，固明謂疑非一家之書耶？依我人之觀察，列子在當時必有相當之學說，爲世所傳誦，稱道；列子書中，至少有若干部分，爲記述列子思想之零編墜簡，經兩漢以至魏晉，次第爲人附會，增益，積漸以成現存之列子八篇。古籍中有此種長期演化之迹者，固數見不鮮也。

列子書，唐天寶元年，尊稱爲『冲虛真經』，宋景德年中更加『至德』二字，故又稱『冲虛至德真經』，列於道藏。注釋書今傳者，有晉張湛注八卷，唐殷敬順（或云宋人）釋文，盧重元解，林希逸口義八卷，宋徽宗義解六卷，江適解二十

卷，及高守元之錄四解二十卷。清儒之治列子者，有盧文弨之拾補一卷，俞樾平議一卷，孫詒讓札迺數條，又有日儒諸葛澐之列子考一冊。

三 學說概要

列子書既爲後人薈萃成書，自不能有一貫之理論；凡茲所述，不過爲其大體之傾向而已。

(一) 懷疑主義 列子書與莊子同，最富於懷疑之色彩。其根本觀念，不認我人知識足以知事實之真相，如天瑞篇杞人憂天一節有曰：

子列子聞而笑曰：『言天地壞者亦謬，言天地不壞者亦謬；壞與不壞，吾所不能知也。雖然，彼一也，此一也，故生不知死，死不知生；來不知去，去不知來。』

此正如莊子齊物論中所云：『惡識所以然，惡識所以不然』之論調。我人知識既

不能知事物之真，是非善惡遂無一定之標準。周穆王篇有一節最能表示此種思想，其言曰：

秦人逢氏有子，少而惠，及壯而有迷罔之疾：聞歌以爲哭，視白以爲黑，嚮香以爲朽，嘗甘以爲苦，行非以爲是，意之所之，天地、四方、水火、寒暑，無不倒錯焉者……其父之魯過陳，遇老聃，因告其子之證。老聃曰：『汝庸知汝子之術乎？』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，昏於利害，同疾者多，固莫有覺者。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，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，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，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；天下盡迷，孰傾之哉？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，汝則反迷矣。哀樂、聲、色、臭味，是非孰能正之？

是非善惡既無一定，風俗、道德亦惟多數人行之，習焉而不以爲怪。湯問篇有曰：南國之人祝髮而裸，北國之人韞巾而裘，中國之人冠冕而裳……越之東，有趣木之國，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，謂之宜弟；其大父死，負其大母而棄之，

曰：『鬼妻不可與處。』楚之南，有炎人之國，其親戚死，朽其肉而棄之，然後成爲孝子。此上以爲政，下以爲俗，而未足爲異也。

卽謂一切風俗、道德，並非有一定不易之真理。一定不易之真理，有否且未可必；卽有之，亦非吾人知識之所能及。世界上事事物物，儘有我所不可思議者，吾人正不必拘於成見，有所執着；此卽爲列子懷疑主義之結論。

（二）輪化論 列子書中之宇宙觀，爲一種輪化論，以爲宇宙萬物，生滅變化，循環往復而無時或已。天瑞篇曰：

有生，不生；有化，不化。生者不能不生，化者不能不化，故常生常化。

卽謂宇宙萬物，依大自然之陶運而常生常化。天瑞篇又曰：

不生者疑獨，不化者往復；往復其際不可終，疑獨其道不可窮。

又曰：

易變而爲一，一變而爲七，七變而爲九，九變者究也，復變而爲一。

卽與莊子寓言篇中所云『萬物皆種也，以不同形相禪，始卒若環，莫得其倫，是謂『天均』同意。』

宇宙萬物既依因果律之相推而『自生、自化、自形、自色、自智、自力、自消、自息』，自不認有主宰者存乎其間。說符篇曰：

齊田氏祖於庭，食客千人。中坐有獻魚雁者，田氏視之，乃歎曰：『天之於民厚矣！殖五穀，生魚鳥，以爲之用。』衆客和之如響。鮑氏之子年十二，預於次，進曰：『不如君言。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，類無貴賤，徒以智力大小而相制，迭相食，非相爲而生之。人取可食者而食之，豈天爲人生之？且蚊蚋噉膚，虎狼食肉，豈天本爲蚊蚋生人，虎狼生肉哉？』

此正與達爾文『生存競爭，優勝劣敗』之說不謀而合。惟列子書並不取進化論之思想而主張輪化，此其所異耳。

(三) 定命觀 列子書既主張輪化，以爲宇宙萬物，各有定分，秩然流轉而

不能過天瑞篇曰

天有所短，地有所長，聖有所否，物有所通；何則？生覆者不能形載，形載者不能教化，教化者不能違所宜，宜定者不出所位。故天地之道，非陰則陽，聖人之教，非仁則義，萬物之宜，非柔則剛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也。

此言天地萬物受必然的支配，一定而不可易。由此基本觀念，以樹立其運命說。其力命一篇，設爲力與命之問答，謂人之窮通、壽夭、貴賤、貧富，一出於命，非人力之所能爲；『愛惡相攻，情僞萬端』，以競時而干命者，皆惑之甚者也。

（四）修養論 至全書之根本旨趣，則在於修養法之倡道。其言輪化，言定命，言『羣有至虛，萬品終滅』，無非欲使人去我之執見，無心而合於自然之道。仲尼篇述列子修養之道曰：

子列子學也，三年之後，心不敢念是非，口不敢言利害，始得老商一眄而已。五年之後，心更念是非，口更言利害，老商始一解顏而笑。七年之後，從心之

所念，更無是非，從口之所言，更無利害，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。九年之後，橫心之所念，橫口之所言，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？外內進矣。……心凝形釋，骨肉都融，不覺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心之所念，言之所藏，如斯而已。

如此，進退、屈伸、動靜、語默，一任自然而無所容心，即爲列子書中所言修養之要諦。說符篇所云：『屈伸任物而不在我，』最足以表達此種思想。其言商丘開由高臺飛下而身不壞，懸水三十仞，流沫三十里，而其身不溺，雖事不足信，要爲欲使其身塊然如物而無所執着。

其他楊朱一篇，專言樂生、縱欲，則又與上述思想不同，辭繁，不具述。

十五年二月十九日，唐敬杲

凡例

一、本書以上海涵芬樓景印罽里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北宋刊本爲底本。
(此書卷末有黃丕烈跋二，葉昌熾跋一，蓋爲列子最古之善本。)

一、本書除采錄之五篇外，未經采錄者，爲黃帝、周穆王、力命三篇。黃帝、周穆王，最多綴拾他書之迹；力命一篇，則辭旨卑倍，不足爲訓。

一、本書凡遇衍文、譌字，用□標出；增字、改字，則排五號字右旁，並註明根據何書或何家所說。

一、本書以每事起訖爲一大段落，另起空一行；其間依文義更分小段落，則惟另起而不空行。

一、本書附註，僅求文義明了，力事簡單；前人主觀繁重之解說，概從屏棄。

目次

天瑞·····	一一一七
仲尼·····	一八一三四
湯問·····	三五—五八
楊朱·····	五九—七六
說符·····	七七—一〇一

天瑞

子○列子居鄭圃，四十年人无○識者，國君、卿大夫眎○之猶衆庶也。國不足，將嫁於衛。④弟子曰：「先生往无反期，弟子敢有所謁。」⑤先生將何以教？先生不聞壺丘子林○之言乎？」

子列子笑曰：『壺子何言哉！雖然，夫子嘗語伯昏瞀人，吾側聞之，試以告女。』其言曰：「有生，不生；有化，不化。⑥不生者能生生，不化者能化化。⑦生者不能不生，化者不能不化，故常生，常化。常生，常化者，无時不生，无時不化。陰陽爾！四時

○子弟子尊其師之稱。

○无同『無』。

○眎，古『視』字。

④不足，年饑也。嫁往也。

⑤謁，請也。

⑥

壺丘子林，列子之師。

⑦生者，化者，謂有形之萬物，生生不已，變化不居者也。不生，不化者，卽下文之

所謂『太易』無形而爲萬物之宗者。

⑧言不生，不化者，爲生者，化者所以生化之主宰也。